

浙江文叢

新編本

宋濂全集

〔第七冊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文叢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新編本

宋濂全集

〔第七冊〕

輯補（二至九）
潛溪錄（卷首至卷一）

輯補二

潛溪先生集輯補 明天順元年黃溥刻本

貞則堂記

貞則堂者，傅君藻養母夫人之所也。夫人姓樓氏，故爲烏傷士族，年十五歸同里處士壽朋，生二子，長曰權，次即藻。又十有八年而寡，夫人斷髮，誓不食他姓。家日單，凍餒交攻。當風雪淒迷，青鐙夜織，鷄再號，猶軋軋聞機杼聲。人弗能堪，夫人裕如也。越若干年，始克葬處士君華川之南。葬已，先廬未備者補之，持宿券責金者庚之。專心一力，訓二子有成。權得推擇爲吏，藻從黃文獻公游，以文辭稱。夫人素髮垂領，日坐堂上，含冲挹腴而享壽養之樂，時年蓋六十餘矣。

人皆曰：『女婦青年，能守貞者非艱，寧於阨危中者爲艱。當夫人獨居，室無儋石之積，皦皦自信，如荆南之金，色百煉而弗變，非其賢過人，能如是乎？吾邦生齒之繁，動至數十萬，求如夫人者千或不能二三，宜其休聞流溢無窮。所可憾者，無良有司上於朝廷，以表其宅里爾。』

金華宋濂獨不謂然，何者？婺爲呂成公講道之邦，禮義修明，風俗淳美，非惟家孝弟而人書詩。至於女子婦人，亦皆無思犯禮而畏行露之侵，第處道之常，同老于室，無以見其所執之操。今謂如夫人者千不能二三，是何待父母之國如此其輕也？向使處士君不蚤逝，孰知夫人之行能卓卓如是乎？利器之施，遇錯節而顯，勁柏之剛，因凝霜而知名：蓋生於世之變也。計夫人之心，豈樂負守貞之名哉？以守貞名夫人，已爲不幸，況又欲徼旌寵之榮乎？旌寵，朝廷之事也。

濂也不敏，與藻居同郡，學同師，嘗升斯堂而拜夫人，藻指謂濂曰：『吾子幸爲我文之。』濂不敢讓。使濂之文傳夫人大節，其亦烜著於世矣乎？

宣慰曾侯嘉政記

自中原倣擾蔓延大江之東，兵連不解，殆將十稔。今年春三月丙辰，西睦州陷。夏四月壬年，江浙行中書左丞楊公，以浦陽與睦鄰也，命宣慰曾侯自杭帥師來鎮其地。五月乙巳，師還邦。人德其善馭士卒而弗擾也，思之不置。縣達魯花赤寫雲石不花君，暨婺州路同知趙君大訥，因民之思而相與樹碑於縣庭。謂濂頗從事於文墨，走書來徵記，曰：

『浦陽，婺之萑爾，邑環以大山長嶺，舟車所不通，往歲大將趙野遜臺首統軍道其間，以輜重弗解羽而飛也，塗逢農賈及浮屠、黃冠，師不問能不能，以徽纒繫頸使肩之，或血流不成，出

即殺以徇。民深患苦。或傳有師至，咸驚呼曰：「吾屬將焉免夫！」亟奔避山谷，至閭旬不返。曾侯察知民情之驚疑，從間道疾驅至縣，申飭紀律，區分隊伍，各從方部以奠其居，非有令號不敢妄逾戶限。仍令勇卒守其四門，敢出入者，罪隨加焉。夜漏既下，乃被鐵衣持弓矢，從一二騎周巡近郊，威加氣讐，莫敢少恣。一旦門者稍怠，有竊出捕人魚者，痛鞭其長懲之。自是無一人敢違命者。縣父老相與言曰：「曾將軍其來矣乎？何爲使我民不知也？將軍其愛我也夫！」又指所統兵而相謂曰：「彼大纓短製而腰刀者，其溪峒之軍也夫？吾儕小人無所識知，頗聞此軍勇鷲，游擊未易服馴，又何其帖帖如是乎？脫使他大將如曾將軍，我民何至暴露山谷乎？」咸嗟咨慕咏而去。居無何，左丞相自將臨睦州，檄曾侯還杭以守舊營，晚始受命，鷄初號，復就間道馳去。每出卒一隊，輒用數騎士監之，若魚貫，若雁行，無敢亂越。三日，縣父老又相與言曰：「曾將軍其去矣乎？何爲來不吾知而去亦不吾知也。揆於古之良將善馭師者，其亦無愧也乎？人有功而人忘之，不祥。達魯花赤君，縣之賢大夫；趙郡丞，鄉之達尊；曷有以處吾屬乎？」我等聞其言，弗忍違，用以其事累吾子，幸有以詳文之。」

濂發書，爲之歎曰：有是哉！何曾侯之賢於人也。《易》曰：『師出以律，否臧凶。』若如所言，其殆師出以律者歟？師出以律者，吾見亦罕矣。嗚呼！有是哉，何曾侯之賢於人也！濂雖不識曾侯，竊聞所至以愛民爲務，今來浦陽，會大府有驗畝徵糧之科，爲之惻然，亟白部使者罷之。則其及物之功，又不特善馭士卒，使弗擾而已也。濂因弗敢辭，爲文其事於石。然而

石可泐也，文可滅也，曾侯之功簡在縣民之心者，千百載猶一日也。曾侯尚勉之哉，他時登宥府，居政路，其位益顯，其功當益溥，又將有鴻生峻儒執筆而特書之。

曾侯名華，字華叟，武岡人。精悍而有智謀，通《孫》《吳》《司馬法》。捐家貲，招兵市馬，爲國宣力，前後屢建大勳，今以明威將軍、廣東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，兼江浙行省都鎮撫。其裨將天臨李君敞，精於騎射，贊佐之間，多著勞烈，亦法之所宜書者也。至正十八年夏五月二十一日金華宋濂撰。

送布政葉公之官閩中序

皇帝御天下之九年，以諸行中書之設本於權宜之制，中外并稱失尊朝廷意，乃詔丞相、御史大夫及翰林侍從之臣，議更其名職，革行省，置承宣布政使司。司有使，使之下有左右參政，皆妙擇在廷之臣充其職。十年夏，儀鸞司使葉公受命爲使於福建，凡與葉公往來者咸曰：「公之往宜哉！」福建，大藩也。統府惟八，壤地二千里，物產之富，服食之華甲天下。而使又一藩之長也，凡事之當否，左參政曰可，右參政曰不可，司之屬曰然，掾吏曰不然，皆不敢自用其言。白於使，使可否之然後定，其權之重若是也。而公又天子之親信臣也，公精志小心，事上二十餘年未嘗有過，上之器公非一日矣，宜乎公之當此任也。

金華宋濂曰：「雖然，天子用公者，非謂舊也，謂公賢也。以公爲使者，非以榮公，以公能任

重職也。不命之他司而之福建者，非謂地廣物富，以去輦轂頗遠，命公綏其民也。夫國之建官立職，豈以富貴其臣哉？所以爲民也^(一)。天子與宰相運於內，四海之遠，兆民之繁，安能畢得其情而遂其性哉？故立布政之司以治之。官以布政名，欲其宣政化於下也。民有疾苦不能自達於上，惟公得達之；民有善可旌，有惡可誅，惟公得聞於上而旌誅之。鋤其强悍，培其良順，俾山巔海涯之民皆得安其生，以樂太平之治。斯則天子委任公之意也，亦公報天子之職也。苟以位爲公之榮，豈知公者哉？濂與公同朝最久，知公之爲人寬厚好善，故具道建官之意以爲公贈，且以爲公規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自『夫國之』至『爲民也』十九字原脫，據韓本、傅本補。

贈賈思誠序

同里張君以書來謂濂曰：『壬辰之秋，兵發中原，大江之南，所在皆繹騷。時惟伯嘉納公持部使者節來蒞浙東，慎簡羣材，官而任之，以保障乎一方。余雖不敏，公不以爲無似，俾攝錄事判官。判官職在撫治一城生聚，凡其捍御綏輯之策，不憚晝夜而勤行之，以酬公知遇之萬一。然節宣之功不加，日積月深，以勞而致疾。疾之初作，大熱發四體，中繼之以昏僕。迨其甦也，雙目運眩，耳中作秋蟬鳴，神思恍惚，若孑孑然離羣而獨立，若御驚飈而游行太空，若乘

不繫之舟以簸蕩於三峽四溟之間，殊不能自禁。聞丹溪朱先生彥修以醫名四方^(一)，亟延治之。先生至，既脈曰：「內搖其真，外勞其形，以虧其陰，以耗其生。宜收視返聽於太虛之庭，不可專藉藥而已之也。」因屬其高第弟子賈君思誠留以護治之。賈君即視余如手足之親，無所不致其意。慮余怒之過也，則治之以悲；悲之過也，則治之以喜；喜之過也，則治之以恐；恐之過也，則治之以思；思之過也，則治之以怒。左之右之，扶之掖之，又從而調柔之。不特此也，其逆厥也，則藥其涌泉以寤之；其怔忡之，則按其心俞而定之。如是者數年，不可一朝夕離去。寧食不鮮羞，衣不揚裘^(二)，何可一日以無賈君？寧士不枚鄒^(三)，客不公侯，何可一日以無賈君？余疾於是乎告瘳，而賈君有功於余者甚大矣。子幸賜之一言，多賈君文善，而昭余之不敢忘德於賈君。不識可不可乎？」

余發張君之書，重有感焉。世之爲民宰者，恒飽食以嬉，其視吾民之顛連，漠然若秦越肥瘠之不相維繫。非惟不相維繫，又鹽其髓、剝其膏而不知止，孰有如張君勤民成疾者乎？世之醫者，酬接之繁，不暇雍容，未信宿輒謝去，至有視不暇脈、脈不暇方，而不可挽留者，孰有如賈君調護數年之久而不生厭者乎？是皆可書。余方執筆以從文章家之後，此而不書烏乎書？雖然，今之官政苛虐，敲撲椎繫，惟日不足，我民病此久矣，我瞻四方，何林林乎？州邑之間，其有賢牧宰能施刀圭之劑以振起之者乎？設有是，余雖不敏，猶能研墨濡毫大書而不一書？是爲序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『以醫名四方』，韓本、傳本同，嚴本作『醫名遍四方』。

〔二〕『揚裘』，韓本、傳本、嚴本作『楊裘』。按『揚裘』與前句『鮮羞』對，是。

〔三〕『枚鄒』，指枚乘、鄒陽。韓本、傳本、嚴本作『魯鄒』。

贈別胡守中序

予在金華山中，聞涇人有胡恒先生，學該才雄，其形於篇翰間，春華敷而秋漢明，卿雲爛而甘澤滋，陰陽倡而律呂和，予喟然曰：『是何其文之鏘鏘哉！焉得擣瓊屑而爲之食，斟玉漿以爲之飲，俾其壽而康也？』及余來江左，道出涇上，涇上父老又言：『先生蓋有道者。舊館人遭兵禍，挈家露走，人指將及千，先生避舍舍之，復割餼糧與共，明日或即盡無憾。未幾，涇亦亂，先生室廬毀，備歷艱險。昔有寄黃金者，先生腰之，與同卧起。一年事定，寄者已寘勿問，先生上謁，解還腰中金。或讓其愚，先生曰：「吾重吾信，金爲輕」。』予又歡然曰：『是何其行之彰哉！』老父言已，指先生之居，在翠微庵靄中。矯首西睇，不能挾天風一至其處，悵然久之。

庚子冬，予獨處金陵官舍，方著書自娛，忽有客來叩門，童子執刺入，覽其氏名，則先生也，予驚喜出迎，不覺屐齒之折。既見，目其貌粹而莊，耳其言粲以文，余又喟曰：『是豈非懿然君子人哉！』自是，日與之游。談析名理，劇切文史，及辨擊上下古今事，愈出而愈無窮。向之所

聞，其誠足徵矣。

予方將資先生以進學，一旦忽辭予曰：『江風脩脩^{〔一〕}，歲云暮矣。昨夕夢梅花翹春蕊以招我，某其歸歟！』余曰：『聞有先生舊矣，恨不一接，今弗久輒別，奈何？』先生曰：『吾髮雖種種，力尚強，子年亦未耄，惡知不久相從於山水之間乎？』余因呼酒謂先生曰：『三洞、雙溪之勝甲東州。三秀之芝，冰玉之薺，晝夜恒羅，生當與先生采之。先生若弗從予，有如此酒！』先生復勺水以酢予曰：『陵陽敬亭，其紫翠蔚然在望，陶明府、庾內史嘗往游焉，其遺迹尚有存者。吾將往焉，巢雲松而煉精魄。子儻不我同。有如此水！』於是相與大笑，抗手而別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『脩脩』，原作『灑灑』，據韓、傅、嚴本改。

贈孔君序

余來江寧之四月，與楊君某會於郡庠，楊君謂余曰：『曲阜孔君克敬，宣聖五十五代孫也。通儒家言，習唐人古今詩，往往婉麗如晴葩鬪春，態有餘妍，得言外含蓄之意。然猶患學之未充也，將負笈游大江之南。適監察御史安道調官江學，遂與之偕來。居無何，南北道絕，遂莫能歸故鄉。青燈照影，孤坐寥闕中，思尼山之葱蒨，懷泗水之大淵^{〔二〕}，未嘗不潸然隕涕。吾黨之士憐焉。子宜爲文以宣其沈鬱，庶幾有以底夫道也。』余謝曰：『克敬未余識也，余何以文

爲？』楊君曰：『吾聞釋人之所難忘而能喻之以至理者，唯文章之士則然。子幸終爲之，毋以不識其重辭也。』

余曰：『人生霄壤間，坎止流行，曷嘗有一定哉？譬之西風木葉，飄實於川之中，其迴旋轉移，有直達長江者，有泊於石磯而棲於浮查^(一)者，有弗離其故處者，一委之自然而已，何所容其心哉？若膠膠泥於土著之間，殆非也。以克敬之家言之，其先本宋人，至防叔始奔於魯，遂爲魯人。其後裔亦不專居於魯也，太子少傅潛則移於會稽，撫州守博、太學博士端朝則徙於信安，通城令端植則遷於江夏，處士管則分守臨川。間求其故，多因患難來奔而寢成巨族，或以詩書擢進士第，或以政事列刺雄藩，或以文學主教庠序，章綬輝艷，後先相望。初不拘拘於泗水之懷、尼山之思也。雖然，父母之邦，親戚聚焉，墳墓存焉，遠而去之，豈人情所欲哉？第以世變之來，紛紜轆轤，有非智力之可爲，能存喘息而復齒於衆士，不翅足矣，他尚何憂哉？克敬之所憂者，則宜曰：「我，孔氏之子孫也。孔氏之道，大如天地，明如日月，信如四時，堅如金石。夫人之所當學也，況吾爲其後者乎！是則可憂也。」克敬能若是，則雖闕里之遠，人孰得而愧之？脫有不然，雖衣博衣而立魯東門，日號諸人曰「我孔氏之子孫」，亦君子之所不與也。克敬慎之哉！抑余聞九苞之鷟，決生於岐山之鳳；千里之駒，必產於渥窪之馬；用世之才，多出於神明之胄。克敬之賢，余知其不特通儒家言及能詩而已，負笈之志，蓋未艾也。他日道益凝，聲聞將日昭。江寧之有孔氏，其盛與信安、江夏諸族等，又當自克敬始也。余之有

望於克敬者，不亦遠乎？」

楊君曰：『子言美矣，其理亦至矣，可以宣其沈鬱矣。盍書以贈之？』余不敢辭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『大淵』，韓、傅、嚴本作『淵淪』。

〔二〕『查』，原作『莫』，韓、傅、嚴本作『查』是，據改。

送黃仲恭赴官餘姚序

烏傷黃仲恭，翰林侍講學士黃先生之子也，以廕補官同知餘姚州事。將行，縣大夫及鄉之壽俊，先生之門人，咸往餞於綉湖之上。離觴既傾，縣大夫進而言曰：『同知之職，在昔爲郡丞、爲別駕、爲司馬，雖均號上佐，其實從事之長，而州牧或得以辟置之。今則出於朝廷之命，事之大小，無所不當問，其職之不輕也較然矣。奈何官失其分，强者忿驚自將，與守抗衡；弱者依阿取容，又一切局於鉗制，不敢吐一氣，出一辭。二者胥失也。方今四海塵冥，財用乏絕，民心危迫，爲天子佐二千石者當如是耶？願仲恭以此爲戒！』鄉之壽俊又進而言曰：『先生之制酒禮，一獻之間，主賓百拜，所以避其禍也。後世爲麴蘖之託，終日昏冥，鮮有不僨厥事。昔之人嘗有碎力士之鎗，破鸚鵡之杓者，所以藥沈痼，拔深溺，進新德也。願仲恭以此自勗！』先生之門人又進而言曰：『士君子非以傳圭襲組爲難，能世其德業爲難。仲恭先居士以布衣

欲借劍斬佞人頭，其剛大之氣，至今可掬。先吏部又以學識受知丞相，宦業益顯。今尊公先生又以文章爲海內第一，學者仰之如北斗，如泰山。繼其後者不亦難哉？願仲恭以此自勉！』仲恭皆再拜曰：『梓雖不敏，敢不夙夜祇奉！』

嗟夫！今之贈人以言者，多貢以諛辭以相悅，孰有如羣公者乎？稽其所言，縣之大夫所以勗其職也，鄉之壽俊所以樹其德也，先生之門人所以昭其世也。能是三者，其何愧先生之子耶？仲恭尚慎哉！仲恭才贍而智周，能力於行，弗滯於物，其必有以處之矣。濂受學於先生最久，而與仲恭游尤密，敢直紀其事，復賦《河有行舟》四章以別。詩曰：

河有行舟，其水瀾瀾。之子於征，其去如矢。河有行舟，其水浪浪。之子於征，言戾海邦。河有行舟，其水沃沃。之子於征，曰佐州牧。之子行邁，我懷孔悲。有椒有蘭，苾如芬如。持以贈子，綴之裳衣。吁其別矣，如何勿思！

王子充字序

同門友王君子充謂濂曰：『禕名凡三易，初名偉，次名漳，後復更今名。文雖易，皆從韋者，以其聲之近也。其名偉暨漳，時鄉先達內翰柳公、文學吳公嘗爲之說。唯今名未有暢其義者，幸同游學黃文獻公之門，敢以累吾子，尚有以詳告禕也。』

濂曰：子充其欲存古之道哉？夫禕之爲物，古之蔽膝，所以被於裳衣之上，覆前者也。

其制則上廣一尺，下倍之，長又倍之，頸視上廣劣其半，肩之革帶視頸之去五之三。其名則江淮謂之褱，或謂之褱，關西東謂蔽膝，魏宋南楚謂之大巾，齊魯之郊謂之褱褱，西南蜀漢謂之曲領，或謂之褱褱，又謂之褱焉，陳楚謂之松。其義則古者田魚而食，因衣其皮，唯知蔽先後而已。後王易之以布帛，而猶存其蔽前者，不忘其初也。今吾子充閑居烏傷溪上，日求四庫之書，搢其芳潤而馳驟厥辭，藻火炎而交龍飛，林艷媚而川花鮮，翠霞縈而頰虹迴，可謂能一時之至文矣。今乃以褱爲名而子充是字，殆欲存古之道以反無文之文乎？無文之文，其父之初乎？於戲！子充之不忘乎初者，豈直文而已哉！由是而充之，酒醴嘉矣，必思玄酒明水之爲尚焉；莞簟安矣，必思蒲越稟輶之爲貴焉；黼黻文綉美矣，必思疏布之可登焉；丹漆雕宸華矣，必思素車之可乘焉。昔者先生以此交神明而防民行者，欲人反始尊質也。子充率是道也，泰古熙醇之行可馴致矣。

夫以燔黍捭豚，不可施於禮文繁縟之日，卷領結繩，不可用於太樸分散之時。此無他，勢有不同也。況爲士者當與世推移，因其所宜，變而通之，以潤國家爲務。而欲泥古之質，詆今之文，譬猶圓枘而方鑿，必有不合者矣。雖然，此非所以言子充也。子充厲古學而惇古行者，其心亦豈恤戾於今哉？蓋古之士也確，今之士也爽；古之士也白，今之士也墨；古之士也靖，今之士也莽；古之士也貴，今之士也賤。子充欲存古之道者，其將反始而尊質乎？成已成物之道，皆能由是而充之，庶幾無愧於名若字矣乎。

濂也不敏，亦嗜古學者也，姑因子充之請，爲詳舉諸經之疏及《爾雅》《方言》《說文》《釋名》等篇，而暢其義如此。若所云『婦人之褱，謂縞綌也，即香褱也，王后之服』，『褱衣，謂畫袍也。褱當爲鞶，即鞶雉也，五彩純備者也』，皆非子充命名之義也。

贈行軍鎮撫邁里古思平寇詩序

至正丁酉春三月，括寇復興，蟻集蜂攢，衆號數萬，遂陷婺之永康，蔓延東陽。二郡震驚，惴惴度日，莫保朝夕。行御史府聞其事，欲命將討之，詢謀於衆，僉以爲邁里古思公，名進士也，今長治越城中生聚，而其人文足以附衆，武足以威敵，若討之，莫如公宜。於是命公總護諸軍以行。

公受命也，即禡纛於門，戴旆就塗，如拯溺焚。三月甲申，抵東陽，公延見耆耄，訊以山川險阨，與盜出入恒狀，笑曰：『賊在吾目中矣，當爲君一鼓却之。』乃申號令，整部伍，扼其要害，分屯方巖山。夏四月庚戌，命諸將黃中等以奇計給賊。賊方椎牛豕高會，聞兵至，皆吐舌相顧。諸將橫槊大呼而前，自己及未，大小戰十二餘合，士卒奮勇，無不一當百，擒僞將軍三人，斬首六百級，奪旗鼓鎗矛無算。乙卯，賊復空砦出戰，諸將踴躍用命，兩兵方接，公親統精銳兵截其冲，賊大潰，追逐二十餘里，斬首八百級，擒僞將軍六十有六人。辛酉，兵進屯胡陳，諜知賊所在，縱兵深入，賊已宵遁，焚其廬舍殆盡。賊自是不復能兵矣。壬申，師還。

邦人士相與曰：『進士之效久不白，武夫俗吏恒指斥以爲戲，識者短氣。公本一書生，杖劍即戎，而其功烈輒焯焯如此。彼嚙嚙者，縱人百其喙，尚敢謂儒無人耶？若公之爲，亦可謂有文武全材者矣。嗟乎！自括寇之興，凡其所涉之地，百里無居人。豈惟無居人，方茆莖出師，雖方岳大臣不能禁侵掠，其慘毒蓋有與寇不相遠者。公帥師而來，不爲不久，毫倪恬嬉，若不知有兵在其境者，又非公之賜耶？然則公之有助於吾邦者甚大，欲貺之以犧牲，則犧牲公之所自有也；欲投之以玉帛，則玉帛非公之所好也。其將何以爲公之報哉？夫鋪張盛美，播之方今而傳於後世者，莫如詩歌。吾黨之士盍留意乎？』衆皆曰然。於是陳樵先生倡之，邦人士咸作之，而命金華宋濂序之。

贈醫師葛子序

古之醫師必通於三世之書。所謂三世者，一曰《針灸》，二曰《神農本草》，三曰《素女脈訣》。《脈訣》所以察證，《本草》所以辨藥，《針灸》所以祛疾。非是三者，不可以言醫。故記《禮》者有云『醫不三世，不服其藥』也。傳經者既明載其說，復斥其非，而以父子相承三世爲言，何其惑歟？夫醫之爲道，必志慮淵微，機穎明發，然後可與於斯，雖其父不能必傳其子也。

吾鄉有嚴生者，三世業醫矣，其爲醫，事事乎《大觀》之方，他皆憤憤，絕弗之省。又有朱聘君，家世習儒，至聘君始以醫鳴，醫家諸書，則無不精覽。一少年病肺，氣上喀喀鳴喉中，急則

唾，唾血成縷。嚴曰：『此瘵也，後三月死。』聘君曰：『非也。氣升而腴，中失其樞，火官司令，燦金於爐，是之謂肺痿，治之生。』已而果成生。一六十翁，患寒熱，初毛灑淅，齒擊下上，熱繼之，盛如蒸甑。嚴曰：『此痰也，不治將差。』聘君曰：『非也。脈淫以芤，數復亂息，外強中乾，禍作福極。』是之謂解飴，藥之則瘳，不藥則劇。已而果劇，治乃愈。一女婦有噦疾，每吐涎數升，腥觸人，人近亦噦。嚴曰：『此寒噦也，法宜溫。』聘君曰：『非也。陽陰未平，氣苞血聚，其勢方格，靡有攸處。』是之謂惡阻。在法不當治，久則自寧，且生男。言後輒驗。夫嚴生之醫三世矣，聘君則始習爲之，而優劣若是者，醫其可以世論否耶？

嗟夫！昔之名醫衆矣，未暇多論，若華元陀，若張嗣伯，若許智藏，其治證皆入神，初不聞其父子相傳也。自傳經惑於是非，使《禮經》之意晦而不自白三千年矣。世之索醫者不問其通書與否，見久於其業者，則瞋瞋焉從之，人問其故，則曰：『是記《禮》者云爾也。』其可乎哉？

葛生某，淮之鉅族也。明於醫，三世之書皆嘗習而通之。出而治疾，決死生，驗差劇，若燭照而龜卜無爽也者。士或不能具藥，輒注之不索其償，士君子翕然稱譽之。名上丞相府，賜七品服，俾提舉諸醫官，有疾者遂倚之以爲命。嗚呼！若曷生者，其無愧古之醫者歟！

金華先生黃文獻公文集序

天地之氣日新而無窮，文辭亦與之無窮，蓋其升降、翕張、俯仰、變化皆一神之所爲。神者